

夏多布里昂和他的《基督教真谛》

我极为看重这本书。真的，《基督教真谛》是驾着美德、思想和优雅的翅膀飞我这里的……

——萨德侯爵

夏多布里昂，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浪漫派先驱，以《阿达拉》和《勒内》两本“奇书”而与斯塔尔夫人一起掀开浪漫主义文学的序幕，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夏多布里昂对大自然的描写和对自身情感的抒发成为了一代浪漫主义作家的榜样，少年时代的雨果曾无比崇敬地说：“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他首创的“情感浪潮”的写作方法也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常用的手法之滥觞。可以说，在西方文学史上，夏多布里昂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不过中国的基督徒对这位曾经以《基督教真谛》掀起法国百年护教热潮的大文人确是知之甚少，小枫先生就曾说过，有教会神学家问他：夏多布里昂是什么时代的？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子爵 1768 年生于圣马洛一个没落贵族之家，自幼便博览群书，并接受了耶稣会士的教育。大约在他十六至十八岁的这段时间，他读了很多启蒙思想家的书，很快就失去了信仰，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这个少年处于一种精神的谵妄状态，痴情于自己所虚构的“文学之女神”。这种精神的迷狂状态，或许正是他成为浪漫主义者的一个诱因吧？

中学毕业后，在“红”与“黑”——从军或投身教会——之间，他选择了前者，被授予少尉军衔。1786 年，他的父亲去世，次年，夏多布里昂遵从兄长的意愿，从外省进入巴黎，并被引荐入宫廷，成为路易十六的狩猎侍从，从此开始了最典型的巴黎生活——借债度日，不过，也正是在这个城市的沙龙里，他接触到了当时文学界最出名的人物，在其中深受熏陶。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当巴黎被暴动所淹没时，这位原先同情革命的青年登上了去美洲的航船。美洲那充满野性的自然风光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就在这一段时间，他酝酿了《阿达拉》、《纳切家族》和《美洲游记》。1792 年，美洲之行结束，夏多布里昂回到巴黎并奉家庭之命与本省一位小贵族家庭的女孩子成婚，不过这位浪荡公子并没有因此收敛他那种放浪形骸的作风，经常还传出一些风流韵事。不久夏多布里昂便参加保王党军与革命军作战，次年追随孔德亲王而先后流亡比利时和英国，这期间，他的母亲、妻子和几个姐姐作为反革命分子家属被逮捕入狱，直至 1794 年方获释放。

在伦敦，他靠着给人上法语课和为书商翻译作品勉强维生，直至 1800 年回到法国。正是在八年的流亡期间，他开始登上文坛。

1797 年，他的第一步作品《论革命》问世。尽管在当时他已经丧失了对基督教（指天主教）的信仰，但就是在这部作品中，他对当时深受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冲击的基督宗教表达了深深的关切，提出“将由什么来取代基督教”的质问。第二年，夏多布里昂的母亲病逝，在姐姐朱莉的来信中，他得知母亲在去世前对他丧失信仰感到颇为痛苦，一年后，姐姐也去世了。亲人的离世让他重新燃起了对信仰的热忱。

1802 年，其《基督教真谛》发表，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法国“人们需要信仰，渴望宗教安慰，而这是由于人们已经长时间得不到这种安慰了”。法国大革命标志着理性的破产，理性——这个曾经被视为心灵的解放者，如今已经变成为灵魂的奴役者。这本书抓住了民众在动乱后渴望心灵寄托的心理，为此名噪一时，再加上由于迎合了拿破仑推崇天主教的

政策，他和他的这部作品深受拿破仑和保王党的赏识，并得到天主教会的高度评价。第二年，夏多布里昂被任命为驻教宗国使馆一等秘书，后来升任大使。

《基督教真谛》这本书不但是夏多布里昂自己也是法国社会思潮对基督信仰这一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家园的回归。在夏多布里昂的影响之下，法国形成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宣教和护教潮流。《基督教真谛》被视为一本宣教之作，共为四卷，揭示基督教的内在诗性和宗教的文化意义。

第一卷为教义与教条，阐明基督教奥秘的美以及超验与人本性的契合。夏多布里昂在这一卷中表明：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规范，如基督事件和信望爱、堕落与拯救，都是人类本性所要求的——

“……基督教是对人类匮乏的一种补充。我们由于贪欲、过于富足、性格暴躁而成为有罪的人，基督教就在这提醒我们，命运是无常的，我们的行为是危险的。相反倘使我们是因自身的缺点，财物贫乏，精神冷漠而变得有罪，它便教我们蔑视财富，它的爱德是无限的：它容许每一个堕落的人悔过自新；它用它那双纯洁的手抚摸每个麻风病患者。对过去，它只要求悔恨，对未来，它只要求美德。‘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更多的宽恕。’……这宗教充满了怜悯与温柔，耶稣基督赋予它宽恕的权力……”（《第二章·内疚与良心》）

第二卷为基督教诗学。夏多布里昂列举一系列诗人，诸如但丁、塔索、弥尔顿、拉辛等，证明最崇高的诗歌的灵感是由基督教引发，教义就是诗意的沃土。基督教信仰并不遏制人的激情，相反，它能使人激情更为旺盛。作者还以《失乐园》和《神曲》为例，指出基督徒的文学作品中“一些无与伦比的美丽之处，它们主要来自于我们的宗教。”

“论述基督教真谛时，我们怎么会忽略它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呢？可以说，这种影响改变了人类的精神，在现代欧洲创造出了与古代民族完全不同的国家。”作者认为，不但基督教的超自然因素取代了古代神话，其对彼岸世界和人性的见解也超越了古代神话——“基督教可以说是一种双重宗教：它关心智者的性质，也关心我们自身的性质；它让天主的秘密与人类心灵的秘密并行；它发现了真正的天主，同时也发现了真正的人类。这样一种宗教，对于性格的描述比那并不进入情感奥秘的宗教信仰应该更有益。……在基督教中……宗教与道德是合为一体的同一样东西。”基督教（在艺术上）“与多神教一样美，它也还有戏剧的、道德的一部分，这是多神教所没有的”，“多神教把人安置在往事的地区；基督教则把人安置于希望的田野中。”

第三卷为基督教艺术和文学。这一卷阐述了基督教对音乐、绘画、建筑、哲学、自然科学、雄辩术、历史以及道德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并以对“基督教的和谐”的高度赞扬结束。紧接着，在第四卷，基督教的风俗礼节中，谈教会（指天主教会）自身的表现形式，颂扬礼拜仪式及其装饰、节日、葬礼仪式以及信徒的善行对人类的影响。

以基督教建筑废墟为例，作者说，它“没有希腊、罗马建筑物之废墟漂亮”，但是，“基督教建筑物的神圣废墟，你不像其他众多的废墟那样使人想起鲜血，不公正的事和暴力行为！你只叙述一个和平的故事，或者至多只叙述人类之子的内心痛苦！”

作者以其丰富的阅历告诉读者：“最漂亮的基督教建筑物之废墟位于英国，坎伯兰湖畔，苏格兰山中，甚至奥克尼群岛上。祭坛的低侧面，窗的拱形，雕刻着拱形曲线的工艺品，隐修院的壁柱及钟楼的墙架，一般来说，这些部件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种种对有形可见的基督教艺术的描述，最终上升到对基督教精神的礼赞：

“有信仰的人们是多幸福啊！他们比没有信仰的人要幸福三四倍。当他们打算永远微笑时他们才会笑；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痛苦快结束时他们才会哭。他们的眼泪并未失落：宗教用瓮接住了眼泪，把它们送给了天主。”作者罗列葬礼仪式和基督徒的死亡观，说明“宗教习俗正是在生活的巨大事变中给不幸者送去了慰藉”，“宗教使友情享有天主所具有的赋予人类永恒幸福的这一崇高特权。”

尽管全方位地为基督教的信仰和文化功用而辩，作者并非一味美化宗教拔高信仰，他指出：“宗教并不美化信仰的主题，相反，它防止滥用这些信仰，纠正其过分的行为”，正是这样的立场，使《基督教真谛》所传达出来的观念比平庸的护教作品更有说服力、更能赢得同时代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认同。

《基督教真谛》亦被视为一本审美的护教之作，夏多布里昂试图以这部巨著来证明“在以往存在过的一切宗教中，基督教是最富有诗意的，最人道的，最有利于自由、艺术和文学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破产之际，人们最需要信仰和心灵的归宿，夏多布里昂有力地抨击了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和百科全书派，在美学和社会学上为基督教平反，在当时的法国人心里重建起崇高的哥特式教堂，为人们提供了可以慰藉心灵的寄托。对信仰的重振还引发了人们对中世纪的好奇与兴趣。包括梯也里、雨果、梅里美等人在内的一批文学家在他的指引下，以一种既带有理性又充满激情的崇敬，去重温被遗忘了许久的中世纪文学和艺术作品。而本书的所表达的美学思想和其文辞中无处不流露出的美，本身在美学和艺术上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本自我感情的恣意抒发，语言的瑰丽奔放，想象的独特神奇，开浪漫主义之先河，尤其是它的沉郁之美感染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喜好和追随。

《基督教真谛》既是一本成功的宗教著作，也是一本卓越的文学著作。和文本同样迷人的，就是作者本人的性格与生平。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说，“人从一种感情到另一种感情，从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飘忽不定，他的爱情和见解一样难于捉摸，而他的见解也像爱情一样在他身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夏多布里昂个性令人难以捉摸，他的思想和政治行动多有矛盾，一方面推崇王政主义，一方面又崇尚自由，就连他自己也感到困惑。他一生反反复复，路易十六，拿破仑，路易十八，他都看不惯，这也造成他在政坛上的起起落落。他总是在上一任主子落魄的时候忠诚，得势的时候离去，或许，这是因为他过于单纯的缘故吧，在主子落魄的时候有使命感支撑着他，而一旦得势，他的使命感就决定了他就管不住自己的嘴。由此，他的一生中似乎从来没有忠诚于谁，除了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天主；他也似乎从未敬畏过谁，除了整个人类和天主。

推荐指数：★★★★★

作品难度：★★★

适宜读者：神职人员，美学爱好者，文学爱好者，法国文化爱好者

推荐理由：极其优美的文笔，全面地介绍基督宗教对欧洲文化、风俗的影响。最具有文学价值的护教之作。